

ngMingde
XueWanCheng

生命的文学完成

新概念写作教程

高方 王立宪
任雅玲 林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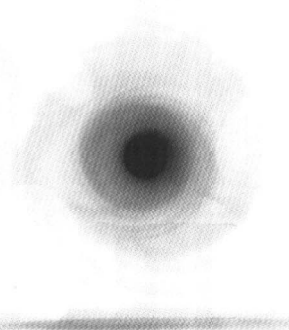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704.43
G246

生命的 文学完成

新概念写作教程



高 方 王立宪 著
任雅玲 林超然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文学完成：新概念写作教程 / 高方等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9

ISBN 7-5317-1563-5

I. 生… II. 高… III. 文学创作—写作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931 号

生命的文学完成——新概念写作教程

Shengming De Wenxue Wancheng Xingainian Xiezuo Jiaocheng

作 者 / 高 方 王立宪 任雅玲 林超然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叶 方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省肇东市粮食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6.25

插 页 / 2

字 数 / 450 千

版 次 /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563-5/I·1364

目 录

散文平台

主持人：高 方

经典回眸

- 一 生命现场的深度追忆 3
- 二 诗性的文化大境 16
- 三 揽镜照彻心谷 29

创作演示

- 四 温一碗亲情的酒 42
- 五 并未走远的青春笔记 55
- 六 存盘偶现的睿智 68
- 七 守候澹定中的书话 80

病文拯救

- 八 散体人生的向度修正 91
- 九 找回词清句丽的触觉 102

诗歌体验

主持人：王立宪

经典回眸

- 一 语言：心灵之树上的蜜橘 117

二 想像:精神的神秘飞行	135
三 意象:诗人刻意寻找的奇异之花	143

创作演示

四 怀念与眷恋	150
五 热爱与深思	179
六 关注与忧伤	207
七 求新与求美	229

病文拯救

八 提升到凝练的层面	247
九 提升到生动的层面	255
十 提升到和谐的层面	261

小说版块

主持人:任雅玲

经典回眸

一 百变主题——汲出生活的底蕴	271
二 人性深层复杂审美意蕴的挖掘	286
三 激活阅读兴趣的弹性	302
四 亲和自然,置身民间	322
五 挑战与破坏——语言的神奇效应	331

创作演示

六 挖掘自身的创作擅长与生活记忆	348
七 写实风格与平视姿态	356
八 寻找支点——变生活为艺术的魔杖	366
九 剑走偏锋求险胜	377

病文拯救

十 走出小说写作的“沼泽地”	391
----------------	-----

文论介入

主持人：林超然

经典回眸

一 职业化解说	403
二 检视与判定之间	415
三 个性化重塑	428

创作演示

四 科学写意的分寸	441
五 艺术求证的亲结	453
六 创见的范畴许可	464

病文拯救

七 佐证的心灵语式	475
八 批评的断裂	486
九 和事或暴力之弊	499

后记	513
----	-----

散文平台

主持人：高 方



『 经典回眸 』

一 生命现场的深度追忆

当 20 世纪的钟声被岁月的巨手不经意撞响时,书面的中国趁机跳出了文言的拘束,将几千年间笼之牢之的陈腐扫除殆尽,就像一个女子,不再束胸,不再缠足,而用自己最为天然的态度坦然面对世人和所有清新的空气。

白话有着与文言截然不同的眉眼,它势必经历一个长大的过程,但早期的它却似一个因风而长的参娃娃,以惊人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向最大可能的成熟,耸起汉语文学的座座高峰。而其时“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① 当我们率意翻拣各色名篇时,我们正是在汉语陈述的世界里壮游,这些远年的胜迹并未现出赭黄和灰白,其红鲜翠嫩无愧于我们恒久的仰望。只可惜这生动的一幕却一别有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才有缘与这一传统再次相遇,究其实也是与我们自己的心灵重逢。

散文是一位慈爱的家人,几乎所有人都可与之促膝深谈。我们曾无数次被告知“散文是写回忆的”,它不方便展望,往事惟有凭借追忆才能够在纸笔之间得以重温;世事在发生时就已有了一种历史感,所有的文字记录立时成为遥远的脚印。散文的笔触可以洞穿一切时间和空间,挽千年沧桑于一瞬,系九州神思于一隅。

当人们决意走近散文时,就是决意走近自己。端详自己的人生现场和自己曾经流连、抚摸过的处处景观时,我们已是一名卓越的散文作者,只是我们的心事一时与铅字无关,但心灵的岸我们却是与作家同时到达。追忆是散文作者洞明世事的另一副眼神,只要发掘出

^① 《鲁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2 页。

记忆的矿脉,即使是初学者也会出乎意料地收获闪着光芒的盼望,再经过筛选、提炼,你迟早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羡的富翁,那时的你自会发觉其实我们并不矮小。

(一)在绵远的追怀里寓一点人生的感喟,让思绪在无由的放纵中引你入长长的遐想

汪曾祺应该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有作品问世,却是直至1980年才因小说《受戒》一举成名,并于其后创作力日趋隆盛,年龄愈老,其文章愈如醇酒般芳香醉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真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①

汪曾祺可以说是一位通才,散文、小说、戏剧、文论、书画都有建树,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文人”,让文坛大众无不为之倾倒。洪子诚等人更极力推举他的散文,视其为90年代散文的代表作家,更有论者认为“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②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找不到雕琢与藻饰,更没有所谓结构模式的束缚,触目处皆是自然朴素和真实的性情流露。汪曾祺曾经在他一篇文论中说:“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小说的结构特点是:随便”。^③

对于以虚构为特征和优势的小说,汪曾祺都认为没有必要苛求

① 《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02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05页。

③ 《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3—34页。

其以什么样的结构来搭建,对于直接从记忆深处攫取的近似于生活原生态的散文,汪曾祺的态度更加显而易见。这在事实上也与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即结构是不必强调的,因为写作是自由的,如果被某些理论家用一定的理论规范成“八股”,写作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对散文而言,明晰顺畅的思路足以使它眉清目秀、体态匀称,要紧的是在绵远的追怀里寓一点人生的感喟,让思绪在无由的放纵中引你入长长的遐想。

跑 警 报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

“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個刨刀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

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

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纪实。

.....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

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 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汪曾祺这一散文的通篇差不多都在讲那些陈年的旧事，如果说其中有“理”，那么也只是末尾的两个自然段，一是总结大多数跑警报

者和从不跑警报者充满弹性的泰然自若的心理,二是表明自己作文的缘故,即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

在《跑警报》中,汪曾祺用沉静的追忆轻轻拭去岁月的浮尘,又以看似随意、散淡的笔墨将我们引入那个特定的氛围,在表面的无序中让那群面对空袭警报却从不仓皇失措的人们逐个儿走到读者面前亮相、转身,让我们从他们的机智、从容、幽默、乐观中发现那些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优秀的品质,也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出了一重又一重的危机。

从事件的发生到汪曾祺作文的1984年,其间隔已是四十余年,对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已称得上是物是人非,对一些人而言或许还要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触。汪曾祺是一个生性平和、坦荡的人,不但仍能记起那些堪称琐屑的旧事,将其娓娓道来,而且在他的头脑里“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因了这一句,也许就会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读出了汪曾祺的漠然和冷血,即面对自己同胞的死亡却可以显得那么地无动于衷。可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到汪曾祺提笔之时,四十年荏苒岁月已如白驹匆匆过隙,对经历过太多人世变故的汪曾祺之类人来说,热烈燃烧的激情和咬牙切齿的痛恨都已化作更为深邃的思索,而一切心底曾经涌起的惊涛骇浪也必然会因岁月的流徙而渐次归于平静。再加上他天性中的韧性和乐观,这样的文字就极在情理之中了,更与国人当年就有的“不在乎”的心态相契合。而这样的回忆更容易让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平添多一些的自信和骄傲。

(二)于漫漫时空之中率意牵挽一石一木,以岁月之见闻体物寄情,参照真诚的人性锁定佳构

差不多直到与 20 世纪 80 年代挥别之时,中国当代散文的荣耀仍系于杨朔、秦牧、刘白羽三人,他们的作品在长时间内被奉为经典,几乎成为一种散文宗教。但时间的检视终归让他们的作品暴露出了一些致命的弱点,如杨朔的不顾生活的本来面貌而“用诗的方式来写散文”,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创作态度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的欺骗,渐自不能为有辨别力的读者所接受;秦牧的作品因知识含量较高吸引了一部分求知欲较强的读者的视线,但文章也因此显得芜杂;军旅出身的刘白羽身上那份千云的豪气是他的优点之所在,也恰是他的缺陷之所在。

文学进入新时期,学习写作的人也极有必要认识时下真正的和优秀的散文,为自己重新寻找与时代相适宜的参照体系。但太多书籍的选文大致不出于三个范畴: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和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而这三个时期作品的局限性都是相当明显的:前者是汉语白话的尝试期,加之社会及意识形态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散文的潦草;中者是在政治高压下出现的畸形文学时期,在讨厌甚至仇恨抒写个人心绪的时代,散文的花和叶都会凋零;后者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刚刚舔舐完自己的伤口,胸中仍鼓荡着悲愤情绪的时候,这种情绪冲淡了创作中理应坚守的冷静。而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期,散文从没这样心平气和过,散文的成色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秦牧早在四十年前就曾说过:“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的东西,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它也许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象万千,也许三言两语……样子虽然很多,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

个家族。”^① 时下满足这些条件的经典作品足以车载斗量。

清塘荷韵

季羨林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长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

^① 《花城》，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